

伍

啞舍

The Antique Shop

【典藏版】

玄色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伍

啞舍

The Antique Shop



玄色 / 著

【典藏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哑舍·五 / 玄色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2488-6

I. ①哑… II. ①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0410 号

责任编辑 胡玉萍 涂俊杰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3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 × 129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插页 1

印 数 1—50000

版 次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488-6

定 价 4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它们在岁月中浸染了成百上千年。

每一件，都凝聚着工匠的心血，倾注了使用者的感情。

每一件，都属于不同的主人，都拥有自己的故事。

每一件，都那么与众不同，甚至每一道裂痕和缺口都有着独特的历史。

谁还能说，古董都只是器物，都是没有生命的死物？

这是一本讲述古董故事的书，既然它们都不会说话，那就让我用文字忠实地记载下来。

欢迎来到哑舍，请噤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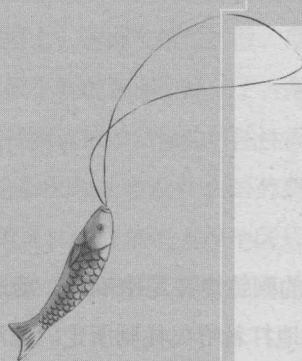
嘘——

玄色

目录

第一章	银鱼符	001
第二章	影青俑	019
第三章	天光墟	039
第四章	子辰佩	059
第五章	唐三彩	083
第六章	苍玉藻	105
第七章	点翠簪	127
第八章	海蜃贝	151
第九章	青石碣	171
第十章	烛龙目	189
第十一章	走马灯	207
第十二章	博压镇	229
后记		246

第一章 银鱼符



刺耳的闹铃声在屋中响起，汤远过了好一阵才揉着眼睛从床上爬起来，睡眼惺忪地打着哈欠往厕所走。他动作麻利地踩着小板凳放了水、冲了手、刷了牙、洗了脸后，又拿着梳子对着镜子扒拉了两下头发，这才满意地对着镜子里那个可爱的小正太露齿一笑。

“臭美什么呢？快让地方。”一只大手毫不客气地拍上他的头，破坏了他刚弄好的发型。

“啊！叔你好坏！”汤远耷毛，捂着自己的小脑袋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气呼呼地鼓起腮帮子。

“乖，小汤圆，我早餐都买回来了，在餐厅的桌子上，有豆浆、油条、馅饼还有两碗小馄饨。”医生完全不把小朋友的小脾气放在眼里，悠然地拿起了香皂。

果然他的话音刚落，汤远小正太就如他所想的那样，一声欢呼便冲向了餐厅，随后就传来了叮叮咣咣的碗筷声。

医生有着些许职业洁癖，导致他在家洗手的时候都喜欢多花费一些时间。当然不至于像进手术室那样需要八步洗手法，也用不到医用洗手刷就是了。他低头仔仔细细地把双手洗干净，洗完再修剪了一下稍微长出来一点点的指甲，这才满意地用毛巾擦干。所以等他走进餐厅的时候，发现桌上的早餐已经下去了一小半，汤远正左手馅饼右手油条吃得狼吞虎咽。

“慢点吃，细嚼慢咽对身体好。”医生暗叹了一口气，心想这孩子被他从大街上捡到、送到医院救回来后，也说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只知道自己叫汤远，有记忆以来就是跟师父一起生活，而他的那个师父也不知去向了。



想到这里，医生也不由得暗骂那个不靠谱的师父，这孩子肯定是从小被拐卖的，他甚至偷偷拍了汤远的照片发到微博上，请网友帮忙扩散，期望能找到他的父母。可是若是据这孩子的说法，他很小就跟着那个师父了，两三岁的小孩儿和十岁的小孩儿差距是很大的，所以找到这孩子父母的可能性很小。

汤远当时只是被冻得厉害，救醒了之后压根儿也没什么医药费，在医院也没办法安排住院。一般来说按照这种情况，就应该去上报地区片警，开了证明之后联系孤儿福利院收留汤远，然后警方会在庞大的数据库之中寻找有可能是汤远父母的人选。

而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

医生当时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看着神情快快的汤远，就心一软，跟前来登记资料的片警沟通了一下情况，就让汤远先在他家住着了。

好在汤远特别乖巧，也很懂事，一点儿都不会给医生添麻烦，甚至还有种在家里养了宠物等他回家的感觉，让医生特别有成就感。当然，说到宠物，医生至今依旧不习惯那条在他家里神出鬼没的小白蛇。

油条吃到一半，医生脸色难看地从裤筒里拎起擅自爬上他小腿的小白蛇。

“哈哈……小露露本来是在冬眠，可能屋里暖和，就醒过来了。”汤远一边干笑着，一边从医生手里接过那条通体白色的小蛇。

看着汤远怀里那条正懒洋洋吐着红色芯子的小白蛇，医生心里不受控制地生起了惊惧之感。他下意识地皱起了眉。

他小时候在乡下长大，早就见惯了田间流窜的草蛇，已经可以做到熟视无睹了。他从不知道怎么现在的自己居然还会怕蛇？

可就算他怕蛇吧，就这样手指头粗细的蛇，他一手就能捏死，怎么还会害怕？太荒谬了吧！

对，蛇是冷血动物，一定是刚刚冷不丁地爬上他小腿，那股寒气激得他吓一跳而已。

那边医生正在给自己找借口，汤远就连忙跳下餐桌，抱着小白蛇跑到客厅的角落里，那里放着那个古朴的藤编药篓。汤远一边把小白蛇放回去，一

边低声告饶道：“我的小祖宗唉，求你不要再搞状况了，万一这小叔发脾气，把我们扫地出门了怎么办？外面冰天雪地的！你可以冬眠，我没那能力啊！”

小白蛇优雅地在药篓里盘了几个圈，但并未睡觉，而是略带高傲地微抬头，吐出鲜红色的芯子，发出咝咝的声音。

“啊？你说什么？我可不像哈利·波特那样会蛇佬腔。”汤远为难地用手指刮了刮脸颊。

小白蛇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难道是饿了？我看师父平时也不喂你吃东西啊……”说到这里，汤远忽然打了个冷战，因为他想起这白蛇确实是不吃普通东西的，而是偶尔会咬上师父的脖颈，并不是吸血，而是吸食灵气。现在师父不在，他要找谁给这美女蛇当储备粮？汤远讪笑了两声，决定当什么都不知道，同手同脚地走回餐厅，继续解决他那碗还没喝完的豆浆。

见汤远回来，医生正从厕所重新洗了手出来，顺便监督着汤远也再洗了遍手，一大一小再次坐回餐桌的时候，都闷头继续解决剩余的早餐。

风卷残云之后，医生收拾了一下餐桌，见离他上班还有点时间，便推了推眼镜，对汤远认真严肃地说道：“小汤圆，你这样下去不行啊，我昨天联系了那个片警，他说你这种情况是可以去学校插班上学的。我这几天帮你去附属小学问问，就离我们家一条街的距离。”

汤远被医生口中的“我们家”感动了一下，但随后小脑袋便摇得像是拨浪鼓一样：“上学？我不需要上学。”

医生愣了一下，因为汤远并没有说他不爱上学，而是说他不爱上学：“胡闹，哪有小孩子不去上学的？”

汤远指着书架上的那摞书，理直气壮地说道：“这些书是我用你的图书证去市图书馆借的，你觉得普通小学能教得了我什么吗？”

医生顺着汤远指的方向看去，瞬间就被那一摞看起来高深莫测的书震得半晌都说不出话来。小学生都已经可以研究什么星占学、震荡学说、阴阳五行风水学……医生的嘴角抽动了两下，拿他没办法，笑道：“挑这些看不懂的

书回来，怪沉的，你能拿得动吗？”

关注的重点完全不对啊！汤远忍着掀桌的欲望，鼓着腮帮子跳下桌子，噤噤噤地跑到书架前把那摞书放到医生面前，扬起下巴骄傲地宣布：“随便考！”

医生狐疑地拿起最上面的阴阳五行风水学，翻到一页，刚说了几个字，汤远就顺顺畅畅地接着背了下去。医生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不敢相信地连续考了几处，换了几本书询问，除了三本没看的书，其他的汤远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

“你过目不忘？”医生合上书，用一种羡慕嫉妒恨的目光看着面前可爱的小正太。他一直以为过目不忘的人是小说里写出来骗人的，没想到现在在他面前就站着一个！

“马马虎虎吧。”汤远谦虚地挠了挠头，事实上他脸上的表情可不是这样的，简直鼻子都要顶上天了。

医生想了想，这样逆天的正太连他都受不了，就不要放出去祸害和刺激祖国的花朵了。“乖，叔去上班了，好好在家待着，中午饿了就打电话叫外卖，钱在玄关的抽屉里，除了去图书馆不要乱跑。”

汤远忙不迭地点了点头，外面那么冷，他才不想出去呢！

二

虽然已经到了阳春三月，但外面的天气还是冷得让人难以接受。

医生加快了脚步，简直是小跑步地冲到了医院，换上了白大褂便跟着主任巡病房。已经来了一阵的淳戈落后了两步，把一个病历夹递了过来，低声道：“昨天晚上那个程竹竿又来了。”

医生闻言皱了皱眉，很快地接过病历翻阅起来。

程竹竿是那些小护士们给一个病人起的外号，能让护士们都有印象，还到了起昵称的地步，也就说明对方是医院的常客。程竹竿原名叫程骁，是一

个很有气势的名字，但却得了很难治好的限制型心肌病。心脏本来就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一旦有什么问题，都会引起各种并发症。就算是限制型心肌病中最轻的病症，最多也只能活二十五年，而程骁的病非常严重，才二十岁刚出头的他最近十年来已经进出医院好几回了。

“原来不是我负责他的啊，怎么这回给我看病历了？”医生一边看着病历中的脉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一边不解地问道。程骁的手术一般都是各个心胸外科的医生抢破头要去见识的，毕竟一个人的心脏能脆弱到这种地步还坚强地跳动着的实例，还真是举世罕见，医生觉得他没什么实力能获此殊荣。

“还不是你去年年初参加过他的那次二尖瓣成形术，你独立完成的逆行途径技术简直完美！完全看不出来是第一次做，所以主任才叫上你一起。”淳戈的语气略带羡慕嫉妒恨，用拳头捶了一下医生的肩膀，轻哼道，“你这小子，非要我再这么详细地夸你一遍吗？放心，程竹竿这回住院不是你上次手术出了问题，而是又出现了新的并发症。”

医生翻阅二维超声心动图的手僵在了那里，什么二尖瓣成形术？什么逆行途径技术？他能说他一点都不记得了吗？

但若是仔仔细细地回忆，他的脑海里隐约还是有那么些不连续的手术画面，可是那些影像画面就像是蒙上了一层毛玻璃，朦朦胧胧的根本看不清。

抬手按了按微痛的太阳穴，医生觉得自己最近的精神状态有点问题，但他上个礼拜特意去体检部检查了一下身体，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可能是他想多了吧。

把注意力放回手中的病历本上，医生从上到下扫了一遍程骁密密麻麻的病史，也不由得心生敬佩。

限制型心肌病最终都会引发心力衰竭或者肺栓塞而死亡，除了接受心脏移植外没有更好更彻底的解决办法。但心脏移植在国内属于大器官移植，由于思想保守，捐献者并不像国外那样多，有多少人都在排着队的时候不甘心地闭上了眼睛，程骁也是在生死线上来回挣扎着的其中之一。

“他这回的情况不妙啊……”医生皱着眉看着检查结果，超声造影可见微

泡往返于三尖瓣，根据多普勒检查的结果，估算右心室至右心房的反流程度，这看起来就是三尖瓣关闭不全的症状啊。

“据说他马上就要排到移植名单的最上面了，可千万要挺住啊。”淳戈轻声道，却在下一刻牢牢地闭上了嘴。因为他们一行人跟着主任已经到了程骁的病房之中。

程骁家里还算有钱，只是父母在他年幼的时候已经因为意外而过世，他的爷爷去世前给他留下了一笔基金，他也是因为有了这笔基金才能负担得起自己巨额的手术费用。程骁的病房是单人间，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那里看着窗外，整个人的身体因为水肿而虚胖，没有了往日的竹竿样子，甚至就像是正常人的体型，却让人看了无端端地生出怜悯唏嘘之感。

见医生他们进来，程骁收回了望着窗外桃花的目光，一张英俊的脸容面色宁静，若是光看脸，就只有发紫的嘴唇和惨白的脸色才能让人察觉出来他身患绝症，走在外面街道上绝对会因为俊帅而得到超高的回头率。他甚至还有心情和相熟的主任开了个玩笑，完全不在意自己岌岌可危的身体。

主任轻咳了一声之后便开始交代接下来的医疗安排，程骁的身体已经不适合药物的保守治疗，只能进行手术，但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手术，还是要根据再次检查的结果而定。主任在满屋子的期待目光中，选了医生和淳戈两人负责。

医生在听到自己是第一助手的时候，便知道主任定是看中自己上次手术的表现。他理应直截了当地把事情说清楚，可是他并不想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只是略迟疑了一下，便点头应允了。

接下来就是安排程骁再次做各项检查，医生和淳戈全程陪护，程骁对如此折腾也浑然不在意，只是在扫到医生胸前的铭牌时，平静的表情才发生了变化。

“咦？原来是你，据说我上次的手术就是你做的，很完美呢。”程骁勾起紫色的唇，他的紫绀现象已经非常严重，甚至在手指的指尖都出现了深紫色。这是心肺疾病引起的呼吸功能衰竭的表征。

医生简直不能想象，一个连每次呼吸都非常困难的人，又怎么会露出这

样轻松柔和的笑容。况且对方的夸奖更令他受之有愧，当下只能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公事公办地说道：“一会儿我们去 MRI 室，你身上可有什么金属的首饰、手表，都要摘下来。”

“哦，我经常去检查，知道的。好在我还没有安过心脏起搏器，否则连核磁共振检查都不能做了。话说，我记得上次你没有戴眼镜啊，怎么换造型了？”程骁一边说，一边慢吞吞地从病号服的口袋里掏东西出来，结果那东西从他指缝间滑落，划过一道银色的弧线，伴随着清脆的声音掉落在地。

医生本来下意识想要去捡，可是却在听到程骁的那句问话时，下意识地愣在了原地。

他会不戴眼镜？尽管前两年是做了治疗近视的手术，但因为常年都习惯了鼻梁上有东西，就算是平光镜他也时时刻刻地戴着啊。医生呵呵地干笑了两声：“可能是在做手术的时候没戴眼镜吧。”

程骁耸了耸肩道：“你觉得我在做手术的时候会看到你吗？”

的确，每次都是麻醉师先进手术室，等患者彻底麻醉之后他们这些手术医师才会就位。医生觉得太阳穴又开始隐隐作痛，他究竟忘记了什么？

淳戈粗线条地没有注意到医生的不妥，他弯腰把程骁掉在地上的东西捡了起来：“哎哟，还是这枚小银鱼啊，你还随身带着，居然还没丢！”

医生忍不住朝淳戈的手心里看去，那是一条大概有大拇指长短的小银鱼，正确说来，这只是鱼的右侧身子，小银鱼的一半身体鼓起，而另一半是扁平的，那一半鼓起的身体雕琢得栩栩如生，只是那鱼鳞黯淡无光，一看就是颇有些年头的物件。那鱼嘴处还有一个圆环镂空，想来应是系绳子所用的。

“这就是程骁的宝贝小银鱼，据说是他爷爷留给他的古董，他向来都是随身带着的。可是这家伙还是个马大哈，走到哪里这小银鱼就被忘到哪里。好在常照顾他的那些护士们都认识，丢了也就给他送回来。”见医生感兴趣，淳戈也就随口八卦了几句，不过他却没把这小银鱼给医生细瞧。对于他来说，这条小银鱼哪里有什么好看的，重要的是程骁的身体检查结果。所以他随手便把小银鱼放到白大褂的口袋里，笑咪咪地推着程骁往 MRI 室走去：“小银

鱼我先帮你保管了，走，我们要抓紧时间。”

程骁看着淳戈的神色有些不自然的僵硬，在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时候，他低垂的眼中有一抹阴郁的寒光闪过。

三

“啊？今晚又不回来吃饭了啊？”汤远捧着电话筒，那语气叫一个依依不舍，“我还想晚上让叔你带我去必胜客呢！好吧好吧，那就下次再去，叔你也注意点身体，晚上不要忘记吃饭。好的好的，晚上我会锁好门的。”

汤远吧嗒一声挂断电话，看着外面微暗的天色，嘤了嘤小嘴道：“小露露，看来我今晚又要打电话叫外卖啦。这回吃什么好呢？”他边说边回头，就惊悚地看到被他点名的小白蛇正拱开了窗户，动作优雅地要往外潜逃。

“哎哟，我的小祖宗！”汤远忙不迭地扑了过去，用小手拽住了小白蛇的尾巴，讨好地笑道，“可别乱跑啊！要是被别人逮到，就您这小身板儿，还不够别人塞牙缝的呢！您要去哪儿，我带您去呗……”

小白蛇嫌弃地看了汤远一眼，随后不情不愿地顺着他的手臂爬上了他的脖颈，作势地锁紧了一圈，然后用蛇尾指了指门口，一副不出去就誓不罢休的模样。

汤远迫于淫威，只好拿起钥匙，安慰自己这是出去觅食，而不是随便乱跑。

没错，主要是给小白蛇觅食……

汤远把衣领竖了起来，小白蛇正好绕着他的脖子两周，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他脖子上挂着一条活物。事实上汤远也不知道自己该去什么地方给小白蛇找东西吃，他四处逛逛，在路边摊买了个煎饼果子，先填饱了自己的肚子。

肚子里吃了点东西，胃暖和过来了，汤远的心情也稍缓了些许。他一边吃着煎饼果子，一边看着商业街的车水马龙喃喃道：“小露露啊，你要吃灵力，可是什么人会有灵力呢？像师父那么厉害的人才会有灵力，可是就算找得到和师父差不多的人，对方也能那么一动不动地让你吃？”八成是被打飞到天边

的可能更大吧……汤远默默地把最后一句话和着煎饼果子吞下肚。

小白蛇并未回应，而是用尾巴尖甩了甩汤远的脖颈，指导他往那个方向走。

汤远认命地吐出一口气，飞快地吃完煎饼果子，闷头沿着商业街走着，直到他看到了挂着“哑舍”两个字的小篆体招牌。“不会吧！你是要找我师兄？可是我师兄不在店里啊，否则我就直接投奔他，不跟着那个医生住了……”汤远比较失望，但还是顺着小白蛇的意思，大摇大摆地推开那扇雕花大门走进了店里。

一进门，就被那股纯正的奇楠香气迷住了，汤远深吸了好几口气，暗叹自家师兄果然是财大气粗，也怪不得师父动了想要来投奔的念头。汤远觉得颈间小白蛇正扭动着身体想要爬下来，吓得他立刻隔着衣服按住它。他隐约可以感觉到本来宁静的店铺内好像因为他的这个动作而起了一阵骚动，数不清的声音嘈杂地在他耳边闪过，当他想要仔细倾听的时候，却突兀地一下子归为了寂然。

汤远的视线扫过店铺内的摆设，目光越发炽热。他自小随着师父长大，师父手边用的器物无一不是珍品，把他的眼力也锻炼得极佳。这些器物在旁人眼中与赝品无异，但即使他没有入手感觉，也能认定这些就是价值连城的真品，大部分甚至比博物馆中陈列的东西还珍贵。

师兄果然很土豪啊！求抱大腿啊！

汤远的内心泪流满面，为什么师兄不在呢？在的话他就可以顺顺当地把小白蛇扔给师兄养了，何必搞得现在这样落魄？汤远越想越觉得不平衡，他的右手珍而重之地摸了摸身边的海南黄花梨官帽椅，椅子正面的一个木节子呈现的鬼脸是个活灵活现的狐狸面，五官惟妙惟肖，本来还是笑眯眯的笑脸，可是在汤远摸上去的那一刻变得惊恐万状。

倒是汤远反被吓了一跳，本来被他左手按住的小白蛇却抓住了他这一刻的失神，顺着他右手的袖子蜿蜒而下，眼看着便要 from 袖筒中冲出来。

“小弟弟，你要来买什么？”一个低沉的男声忽然在汤远的身后响起，让汤远瞬间收回了手，也让小白蛇在冲出去的那一刻停滞了下来，迅速在汤远

的手腕上盘了起来。

“呃……”汤远惊魂未定地看着椅子上的那个狐狸面重新恢复了笑脸，觉得自己刚刚一定是眼花看错了！他抬头看了眼站在他身后身穿中山装的俊秀男子，不是他师兄，还是上次他和师父来的时候，在店外看到的那个负责看店的家伙。

陆子冈倒是很意外会有小孩子进哑舍，因为哑舍这种装潢和格局是比较装逼的，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会喜欢来纯欣赏，年轻的少男少女都极少进店，更别说是十岁左右的小孩子了。而且，他好像把对方吓到了。

想到这里，陆子冈的声音也不禁放柔，摸着汤远的脑袋温声笑问：“想不想上去坐坐？要不要叔叔抱你上去？”

汤远把小脑袋摇得拨浪鼓一般，表示他完全不想坐在一张会变脸的椅子上。他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正常的十岁孩童，仰起小脸天真无邪地笑了笑，道：“叔叔，我要回家啦，下次有空路过再来玩！”

有礼貌的孩子谁都喜欢，陆子冈想到了自家那个吵吵闹闹的堂侄，和面前这个男孩儿一对比简直就是个熊孩子！目送着那个男孩儿蹦蹦跳跳地离开，陆子冈把视线放在海南黄花梨官帽椅上，目光不禁一凝。

静默了片刻，他还是叹了口气，无奈地从衣兜里抽出软布，弯下腰开始擦拭。

官帽椅上有一个油腻腻闪着光的手指印。

熊孩子什么的，怎么可能一眼就被人看穿？

他果然还是太天真了。

四

汤远才不知道自己被人在背后默默吐槽了，他正抬起右手，对着袖筒里的小白蛇小声地问道：“小露露，你是不是不止可以吸收人的灵气，连器物上的灵气也可以吸收？”

小白蛇在他的袖筒里难耐地扭动了几下，汤远连忙按紧袖口，立刻冷汗就下来了。

因为他忽然想起小白蛇在饿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会以美女蛇的形象出现。若是在大街上给他来这么一下，那就有热闹瞧了！

商业街上惊现美杜莎！

#COSPLAY？！美女蛇拟真得直逼美国大片！ #

新型生化怪物来袭！还是中国龙组现身？！

汤远表示他完全不想被当作微博热门话题的男主角好么！他急得团团转，下意识地就想要去找医生，毕竟这些时日都是受对方照顾，汤远也想不出来别的什么办法。实在不行，让医生给小白蛇搞点乙醚先昏迷着？

医生工作的医院就在附近，汤远上次还在医院被抢救过，所以还算熟识。此时天色已晚，他一个小孩子倒是很容易混进医院。汤远在楼梯间一边捂着鼻子表示对消毒水味过敏，一边爬着楼唠唠叨叨：“今天不是黄道吉日啊，忌出门啊！小露露，要不我们换一天再来？好吧好吧，不要闹了……咦？你是想要在这一楼停下？”

汤远看了眼楼梯间的标牌，心胸外科住院处？不正是医生叔叔的科室？他说今晚值班，说不定能正好遇到。

暗自叫着好，汤远也顾不得会被医生抓包骂他胡乱跑到医院来，他连借口都想好了，甚至还在医院外面买了两个烤得热乎乎的红薯。

此时正是住院处开放探视的时间，走廊里来回走动的人还是很多的，汤远好奇地左右张望着，一下子没有看住右手袖筒里的小白蛇，竟让它钻了个空子，刺溜一下就跳下了地，然后飞速地沿着光滑的瓷砖地面向前滑行，无声无息地就从门缝钻进了其中一个病房里。

汤远心下暗叫糟糕，不管会不会没礼貌，连门都没敲，也推开了那个病房，闪身而入。

医生刚吃完饭，科室内下午开了会，专门为程骁明天的手术研究了几个